

展覽自述

Exhibition Statement

或許你跟我一樣

在小日子裡撿拾字句。炎夏的蟬鳴、蚊子的舞動，翻著未讀完的詩，句子在紙上發光。日久，淤積胸口的文字寫滿了小桌，還不過癮，便往地上傾吐，吐了一地的字，也吐了一地濃濃的「味道」。

本來，書寫不是為了展覽。但我常想，一場建構起書寫觀點的展覽，是否該華麗登場，博人眼球？或許太習慣書法該有的樣子，忘記文字是拿來說話的；太習慣撇捺的規矩，忽略紙筆的個性；太習慣王羲之、顏真卿的大名，卻忘了最初的書寫，是動人的心聲。以至於，習慣了嘴上的傳統，一口口吞下，容不進血肉的皮毛，最後再憑著傻勁吐出來。有人說，書法因展覽與商業導向，趨於形式，脫離傳統。但傳統向來是生活的積累，而面對展覽、適應生活，不正是今天的課題嗎？

展覽有三：書寫、刻印、筆墨。

書寫有兩種方式呈現。

其一，以易讀的字貌，承載日常的記憶，是筆調在故事裡流淌的痕跡。

其二，探索時間，捕捉墨漬在行筆中的變化，濕潤的灰階筆調，灰飛如詩，近似「畫字」，也為文字增添了意象。

刻印，凝縮在極簡的字數中，如同生活的註腳。

文字在變化裡尋求妥貼，微微搖擺，

扭出姿態。隨著刀起刀落，印材與印拓的視角轉換，鑿鑿刻痕，

奏出可見的韻律。

關於筆墨，書法以可識別的線條，成為記錄意象的符號；

水墨則借鏡書法，堆砌線條，模擬意象的造型，因此，

可以說是用「書寫」來完成的繪畫。

另外，題跋是東方特有的形

式，文與畫相互唱和，在畫外，添了一面文字的風景。

這三類看似不同，

實則都在書寫的意象中進行思辨。

我不擅作文，

摘錄的內容，多是透過文學家精煉的文字再創作。從作品本身、裝裱形式到展覽空間的安排，都為了呈現「閱讀文字的方式」與「詩意的想像空間」。

這，就是我期待的書寫味道——

一種文字反芻後的書寫意義。

橫山書法藝術館 C 棟

Hengshan Calligraphy Art Center

桃園市大園區大仁路 100 號 No. 100, Daren Road, Dayuan District, Taoyuan City, Taiwan

開館時間：週三至週一 09:30 ~ 17:00 (週二休館)

Opening Hours: 09:30-17:00, Closed on Tuesdays

TEL: 03-2876176

指導單位 Advisors

桃園市政府

桃園市立美術館

桃園市議會

桃園市政府文化局

T 12 FA

桃園市立美術館

Hengshan Calligraphy Art Center

主辦單位 Organizer

桃園市立美術館

Hengshan Calligraphy Art Center

2025

5.28-8.18

橫山書法藝術館 C 棟

Hengshan Calligraphy Art Center

桃園市立美術館

Hengshan Calligraphy Art Center

桃園市議會

桃園市政府文化局

T 12 FA

桃園市立美術館

Hengshan Calligraphy Art Center

主辦單位 Organizer

桃園市立美術館

Hengshan Calligraphy Art Center

桃園市議會

桃園市政府文化局

T 12 FA

桃園市立美術館

Hengshan Calligraphy Art Center

桃園市議會

桃園市政府文化局

T 12 FA

桃園市立美術館

Hengshan Calligraphy Art Center

桃園市議會

桃園市政府文化局

T 12 FA

桃園市立美術館

Hengshan Calligraphy Art Center

桃園市議會

桃園市政府文化局

T 12 FA

桃園市立美術館

Hengshan Calligraphy Art Center

桃園市議會

桃園市政府文化局

T 12 FA

桃園市立美術館

Hengshan Calligraphy Art Center

桃園市議會

桃園市政府文化局

T 12 FA

桃園市立美術館

Hengshan Calligraphy Art Center

桃園市議會

桃園市政府文化局

T 12 FA

桃園市立美術館

Hengshan Calligraphy Art Center

桃園市議會

桃園市政府文化局

T 12 FA

桃園市立美術館

Hengshan Calligraphy Art Center

桃園市議會

桃園市政府文化局

T 12 FA

桃園市立美術館

Hengshan Calligraphy Art Center

桃園市議會

桃園市政府文化局

T 12 FA

桃園市立美術館

Hengshan Calligraphy Art Center

桃園市議會

桃園市政府文化局

T 12 FA

桃園市立美術館

Hengshan Calligraphy Art Center

桃園市議會

桃園市政府文化局

T 12 FA

桃園市立美術館

Hengshan Calligraphy Art Center

桃園市議會

桃園市政府文化局

T 12 FA

桃園市立美術館

Hengshan Calligraphy Art Center

桃園市議會

桃園市政府文化局

T 12 FA

桃園市立美術館

Hengshan Calligraphy Art Center

桃園市議會

桃園市政府文化局

T 12 FA

桃園市立美術館

Hengshan Calligraphy Art Center

桃園市議會

桃園市政府文化局

T 12 FA

桃園市立美術館

Hengshan Calligraphy Art Center

桃園市議會

桃園市政府文化局

T 12 FA

桃園市立美術館

Hengshan Calligraphy Art Center

桃園市議會

桃園市政府文化局

T 12 FA

桃園市立美術館

Hengshan Calligraphy Art Center

桃園市議會

桃園市政府文化局

T 12 FA

桃園市立美術館

Hengshan Calligraphy Art Center

桃園市議會

桃園市政府文化局

T 12 FA

桃園市立美術館

Hengshan Calligraphy Art Center

桃園市議會

桃園市政府文化局

T 12 FA

桃園市立美術館

Hengshan Calligraphy Art Center

桃園市議會

桃園市政府文化局

T 12 FA

桃園市立美術館

Hengshan Calligraphy Art Center

桃園市議會

桃園市政府文化局

T 12 FA

桃園市立美術館

Hengshan Calligraphy Art Center

桃園市議會

桃園市政府文化局

T 12 FA

桃園市立美術館

Hengshan Calligraphy Art Center

桃園市議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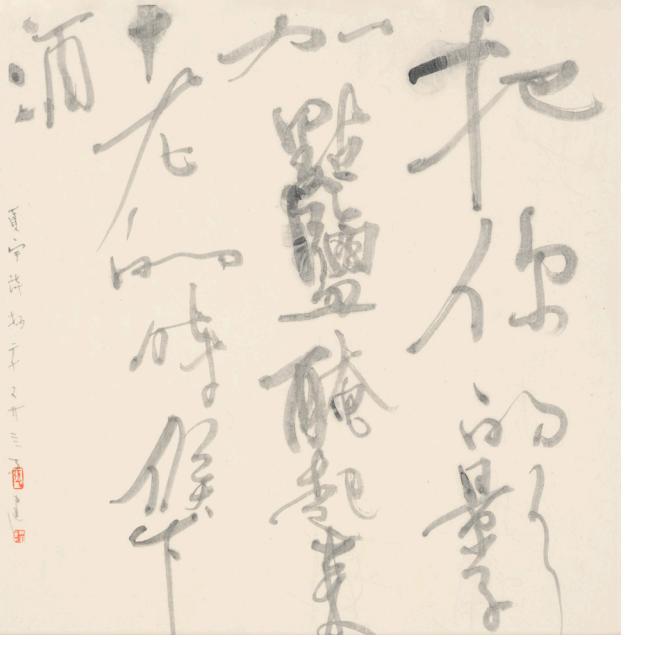
桃園市政府文化局

T 12 FA

桃園市立美術館

Hengshan Calligraphy Art Center

桃園市議會



在風格的養成過程中，除了手底功夫，還可以在材料上多花些心思。依據自己的品味，選擇順手的筆、合適的紙，再加上各種技巧相互揉合，或許就能孕育出獨特的風格。然而，風格一旦養成，習慣有時反而成了禁錮。為了擺脫束縛，有些書家喜歡在寫字時喝點小酒，就像某些音樂家演奏前飲酒助興，讓情感肆意揮灑，脫去理智的拘束，使作品更自由、更豪放。

每個藝術家都有自己放鬆的方式，而我，則時常改變材料的性質，讓心與手遷就於紙筆，在不穩定中打破既有的書寫習慣，於適應的過程中尋找微妙的平衡。

直到背起書寫的內文，熟捻得如同自己講出的話，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，往往恰好與文意的韻味契合。

故事 Story
58×58 cm
水墨紙本
Ink on paper 2024

把你的影子醃起來
Salt Your Shadow
and Preserve It
56×58 cm
水墨紙本
Ink on paper 2024

中文，在現存的文字系統中無疑是獨特的，其象形文字的結構更是世上僅存。漫長歲月裡，不知影響了多少民族爭相學習、效仿，發展出各自的文字體系。

然而，隨著朝代更迭，不少文字在歷史洪流中曇花一現。如今，我們或許也可以親身體驗這種歷史感。

為了普及文字學習教育而發展出一套專屬的注音系統：ㄅ、ㄉ、ㄇ、ㄤ，這些注音符號。然而，因為政治地緣因素，它逐漸成為臺灣特有的文字符號。相信大多數人從小學以後便幾乎不再書寫注音符號，它僅存於數位鍵盤的輸入方式中。而今天，藝術家張天健試著轉換書寫的形式，讓心底找回那種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覺。



我們的聲音 - 大頭歌
Our Voice - Big Head Song
20×52.5 cm 水墨設色紙本
Color ink on paper 2025

字，是符號的認知。

我們透過學習，理解字的書寫規則，也明瞭其背後的意義。

而文化的傳承，正是在這樣的規則之下，一代代流轉延續。一個故事的發想，或許是為了讓自己在有限的生命裡得以延伸，把自身的寄望種進其他個體裡。然而，事與願違的情況時常發生，畢竟故事可以被改寫，聽者也可以充耳不聞。

出於好奇，人對未知總有莫名的吸引力。正如某位語言學家所言，人類的文明肇始於八卦。而「故事」二字的書寫，大概也會勾起人們對筆跡的好奇，或是對這種既熟悉又陌生的姿態產生興趣，想要探究它背後的一些事。



〈夢裏回家〉是一組探討「睡眠」的作品集。開篇引用馬來西亞華人作家馬尼尼為的句子，改寫了短文，尖銳刺著現代人「躺平」的心，並以數篇短文與詩句串聯，呈現出長卷題跋的樣貌。其中抄錄唐宋以來關於睡眠與養生的見解，例如：蘇東坡說：「雖然五更起床，梳洗乾淨一番後，還是需要找個乾淨的床假寐一下，其美無涯。」歐陽脩則提到：「夏日午睡，要睡方枕，因為睡久了氣蒸枕熱，就要轉一方冷處。頭為陽，不可令冷。」

日常瑣事，交錯著彼此無關的詩文，
拼湊出古今人對睡眠的思考。

而當睡不著時，詩人徐珮芬曾寫道：「昨晚，被一千九百八十六隻羊踐踏。你問我怎麼記得？我說，心裡有數。」這場書寫與篆刻的對話，像是跨越時空的論壇，或許，也是一種人類史上最簡單的小確幸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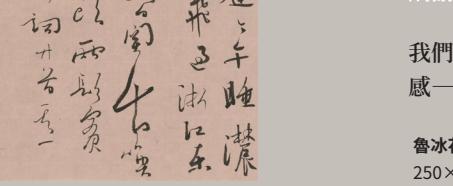
透過一個小小的黑洞打上光，窺探眼前的世界——這種充滿好奇的參與感，能為理解作品提供全新的視角。以「洞見」為靈感，此件作品將邊款的圓額印拓設計為剪影形式。觀者不僅能欣賞印拓的細節，還可以透過光線投射，感受刀痕的剪影效果。是否想過，在照相技術尚未出現的年代，古人如何複製作品？拓印，正是他們的解法之一。

而透過拓印，我們得以間接理解書法與篆刻的世界。

真跡與影本，僅一線之隔；然而，當它被轉換為光影互動，便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觀看體驗。也許，當我們細細觀察這些細節的同時，更能體會作品背後的故事。



臺味 - 布丁 (上)
Taiwan Flavor - Pudding
直徑 35 cm
水墨設色紙本
Color ink on paper 2024



臺味 - 飛機餅乾 (下)
Taiwan Flavor -
Airplane Biscuit
37×37 cm
水墨設色紙本
Color ink on paper 2024

《魯冰花》唱出了某個世代的心聲。時過境遷，文字依舊觸動著一代又一代人的內心。因為無論身處何種時代，在漫長的歲月裡，我們總有回不去的童年，也總有成為漂泊旅人的時刻。

時間，是個摸不著的量詞。我們看著秒針滴答，以為看見了時間。而在作品裡，書寫的過程已然成為過去，觀者跟隨著字跡，以為見證了書寫的當下。

所謂的行氣、意帶筆連，似乎都是為了不打破時間的連貫。

我們享受掌握時間的快感，而暈染與濕潤的墨漬，則帶來另一種新鮮感——一種尚未乾透、剛剛書寫、剛剛掏心掏肺吟唱的即時感。

魯冰花 Lupine Flower
250×135 cm 水墨紙本、木作書殼 Ink on paper, Wooden book structure 2025

